

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逃避沉沦

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丛书

陈子善 编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

东方出版中心

陈子善
编

逃
避
沉
沦

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逃避沉沦——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

陈子善 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2

字数: 260千字 插页2

版次: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627-233-X/K·10

定价: 20.00元

总 序

季羨林

前不久,我在给一位老友的文集写的一篇短序中,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提过的观点:回忆和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katharsis)。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受了古希腊的影响;但是,那里讲的是悲剧,我这里讲的是怀旧和回忆。最初,我对自己这个看法,虽然觉得新奇可喜,但也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从那以后,经常在思想中考虑这个问题,越来越觉得这是发前人所未发之覆,颇有点沾沾自喜之意。

试想,你如果怀念、回忆一个已经逝去的或者仍然健在的亲友,时光必将会把你拉回去一段时间,一年,二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带你到当年同这位亲人或朋友相聚的时候。到了现在,人虽已不在眼前,而他的音容笑貌必仍历历显现,他的隆情厚谊必仍能温暖你的心田。叹时光之流逝,惊沧桑之巨变,心动神移,往事如烟,低回难舍,灵魂震颤。这种回忆,这种感叹,这种低回,这种震颤,难道不足以净化你的心灵吗?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种净化超过一切说教,超过一切义理。

更何況“走近20世纪文化名人”丛书中所收的都是名人回忆名人的文章。名人对名人的回忆,当然应当与一般人有所不同。文化名人一定是在文化领域内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物,他们回忆别人,或者被别人回忆,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当然

名人笔下的新达夫
新达夫笔下的名人

要超过一般人的怀念或回忆,从而回忆者或者甚至我们这些与回忆者或被回忆者无关的读者,读了这样一些文章以后,我们心灵被净化的程度当然也要超过一般了。

这是我对怀旧回忆所能够起的作用的看法,别人也许未必同意,而我却深信不疑。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典籍中有数量极大的回忆怀旧的文章。《昭明文选》中就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可以举出向子期的《思旧赋》和潘安仁的《怀旧赋》为代表,前者是思念友人的,后者是怀念岳父的,没有什么深奥的意义。但是,向秀和潘岳怀念故人的心情,却是十分动人的。向秀写道:“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踟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潘岳写道:“今九载而一来,空馆阒其无人。陈荻被于堂除,旧圃化而为薪。步庭庑以徘徊,涕沍流而沾巾。宵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这些词句描绘的都是怀旧者的悲痛的心情。这种心情虽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真情流露,极能动人。我相信,它也能净化人的灵魂。

本丛书所收的文章,我虽然一篇也还没有能读过。但是,我相信,像向秀和潘岳者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名人怀念名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写,都必有能净化我们心灵之处,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世纪末”中,再过三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纪,就将来到我们眼前。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一个新的世纪完全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很大的问号。它将把人类带向繁荣昌盛,带给我们所急需需要的和平呢?还是带给我们现在无法逆料的灾难?现在无人能够回答。我们今天读一读 20 世纪文化名人的回忆名人的文章,我

们走近了他们。他们在 20 世纪的实际的经历或者心灵的经历,不管是长是短,是忧是喜,除了净化我们的灵魂之外,还必将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灵感。这些启示和灵感必将对我们中能够在新的世纪中生活工作的人会有很大的好处。

是为序。

1997.6.3

名人笔下的都达夫
都达夫笔下的名人

没有“创造气”的郁达夫

——编者序

今天的文学爱好者，对郁达夫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的大概是越来越少了。稍微有点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谁不知道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引起的震撼？谁不清楚郁达夫众多回肠荡气的抒情小说、散文和旧体诗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又有谁不为他最后惨遭日本侵略者毒手而痛惜万分？因此，再简单复述郁达夫的生平和创作历程似乎已成为多余的了。

其实，郁达夫不但是位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位难得的文学活动家。在20~4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交游广阔，真可以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形容。在“创造社”诸子中，郁达夫是唯一被鲁迅视为没有“创造气”而与之亲密合作的作家；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各个社团、各种流派，哪怕是互相对立的，他都一视同仁，友好往来；他对前辈作家和文化人表示应有的尊重，对文学青年的提携更是不遗余力，他对沈从文的帮助早已传为文坛佳话，至今仍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如果要开列一份郁达夫与之交往的现代作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的名单，那将会是相当可观的。有人称徐志摩是“大家的朋友”，郁达夫又何尝不是如此？收入本书的郁达夫这些怀人忆旧篇章只不过是他在文坛交游的一小部分记录

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

而已。

把郁达夫对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同时代人对郁达夫的回忆(当然,远不是全部)搜集编排在一起,对照阅读,看看郁达夫写了哪些人,是怎样写的,再看看有哪些人写了郁达夫,又是怎样写郁达夫的,很有意思。这些文章感情真挚、文笔隽永自不必说,历史细节的记误有时也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它们为中国20~40年代的文坛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历史画卷,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再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所感所思,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我们大可从中捕捉郁达夫的气质禀赋、为人处世、心路历程,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的互相认识,互相评价,从而丰富我们对那个早已远去的时代的想象,加深我们对这些有名或不太有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的理解。本来,历史人物也是立体的,活生生的,这部新的回忆文选不就是又一个证明吗?

是为序。

陈子善

1997年2月23日于上海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涌现过一批广有建树、人文性格独特鲜明的大师级文化名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卓越智慧不啻是启迪后人的一部大书。本书是郁达夫卷，由郭沫若、冯至、夏衍等回忆郁达夫的文字以及郁达夫回忆鲁迅、徐志摩、刘海粟等的文字两大部分组成。全书共49篇，内容涉及郁达夫等众多名人的家世生平、求学交游、婚恋传奇以及他们在时代重压下上下求索时所选择的不同人生姿态等各方面。全书集资料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有助于读者从不同侧面和视角全面地了解这一不同凡响的“名人群落”及其时代。



目 录

总序.....	季羨林 1
没有“创造气”的郁达夫——编者序.....	陈子善 1

上篇 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论郁达夫.....	郭沫若 3
怀念郁达夫.....	郑伯奇 13
回忆郁达夫一些小事情.....	凌叔华 20
相濡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	冯 至 24
怀念郁达夫.....	孙席珍 30
纪念一位抒情文学家.....	黎锦明 47
回忆郁达夫先生.....	白 薇 56

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

回忆诗人郁达夫	刘海粟 60
忆郁达夫先生	刘开渠 68
郁达夫在记忆里	许杰 78
达夫先生二三事	叶灵凤 86
回忆郁达夫	楼适夷 89
忆达夫	夏衍 99
追念郁达夫先生	谢冰莹 107
郁达夫先生的印象	钟敬文 114
回忆郁达夫与我有关的十件事	赵家璧 119
回忆郁达夫	钱君匋 146
与达夫一起去台儿庄劳军	盛成 150
关于郁达夫	黎烈文 156
记郁达夫	唐弢 162
忆郁达夫——“怀人集”之一	周黎庵 167
记郁达夫	臧云远 173
与郁达夫的交往	严北溟 178
一个真正的文人——三叔达夫	郁风 183
郁达夫的星洲三年	郁飞 222
琐忆达夫先生	郑子瑜 248
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	吴继岳 255
郁达夫师在望加丽	郑远安 266
关于郁达夫的回忆	小田岳夫 270

下篇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

记曾孟朴先生	279
--------------	-----

怀鲁迅	283
回忆鲁迅	285
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	308
敬悼许地山先生	310
志摩在回忆里	313
怀四十岁的志摩	319
光慈的晚年	322
悼胞兄曼陀	327
打听诗人的消息	330
悼诗人冯薰衣	334
与悲鸿的再遇	336
刘海粟教授	339
雕刻家刘开渠	341
印人张斯仁先生	344
追怀洪雪帆先生	347
再见王莹	352
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	354
记广洽法师	357
王二南先生传	359

上
篇

名人笔下的
郁达夫

论 郁 达 夫

郭沫若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做“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 1914 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

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分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1918年以后。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4月1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

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的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1921年(应为1922年——原编者)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5月1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两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